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

這回接著上回。話表送親太太褚大娘子扶著何玉鳳姑娘上了轎，他便出來忙忙上車，從莊園東牆一帶繞向前門而來。到了那座大門，只見門外結彩懸燈，迎門設六曲圍屏，垂幾重繡幕，屏開孔雀，幕展東風。桌兒上擺列名花，安排寶鼎，當中擺著迎門盅兒。說不盡那醞酒頻斟，琥珀光搖金燦爛；瓊卮高挹，葡萄香泛碧琉璃。

褚大娘子才下了車，進得門來，早見公子迎門跪著，手擎台盞，在那裡敬酒。他滿臉堆歡，雙手接過酒來，說道：「大爺，請起來，我可榮當不起啊！」公子道：「大姐姐這個稱呼法，我越發不敢起來了。」他才嘻嘻的笑着：「你瞧你這個淘氣法兒！我磨不過你，我只好叫你妹夫子了。可得你起來我才喝呢。」說罷，連飲了三杯迎門喜酒，又深深向公子道了一個萬福。

兩旁許多穿衣戴帽的家人看了，只望著華忠笑，笑得華忠倒有些不好意思。他卻坦然無事的扶了個婆兒一路進來，早見安老爺迎過前廳相見。那邊遠遠的還站著一群華冠鮮服的少年，在那裡低言悄語的指點說笑。他料是講究他，他益發慢條斯理，得意洋洋，俏擺春風，談笑自若。不一時，穿過前廳，到了二門，安太太合幾家晚輩親戚本家都迎出來。那時舅太太合張親家太太在那邊送了姑娘，也便從角門過前面來。大家把新親讓進上房，歸坐獻茶，彼此閒話，等候花轎到門。

轎回來再講新人坐在花轎上，但聽得大吹大擂，弦管嘈雜，悶在轎子裡，因是娘吩咐的不許揭那蓋頭，動也不敢動他一動。走了也有一會，正在盼到，只聽得噶啦啦一片聲音，兩掛千頭百子旺鞭放得振地價響，鼓手便像是一對對站住，想是到了門了。接著便聽得許多人叫道：「開門！」裡面卻靜悄悄的不聽得有人答應。姑娘納悶道：「怎麼使心用計勞神費力的抬了來，又關上門不准進去呢？」叫了一會，那門仍然不開。

聽得又是先前那個人高聲說道：

「吉地上起，旺地上行，喜地上來，福地上住。時辰到了，開門！開門！把喜轎請上來。」吱嚶嚶兩扇大門開放，前面花燈鼓樂一隊隊進去。轎子才進門，只聽那滿天星金錢噌楞噶噶撒得連聲不斷。也不知過了幾道門，轎夫前後招護了一聲落平，好像不曾進屋子，便把轎子放下了。姑娘聽了聽，鼓樂齊住，又聽不見個人聲兒了，心裡又跳起來。

你道這轎子為何在當院子裡就放下了？原來安老爺自從讀《左傳》的時候，便覺得時尚風氣不古，這先配而後祖，斷不是個正禮，所以自己家裡這樁事，要拜過天地祖先，然後才入洞房。姑娘那裡曉得這原故。

忽然靜悄悄半天，只聽得一聲弓弦響，唵的就是一箭，從轎子左邊兒射過去；接著便是第二箭，又從轎子右邊射過去；說時遲那時快，又是第三箭，卻正正的射在轎框上，噠的一聲，把枝箭碰回去了。姑娘暗想：「這可不是件事！怎麼拿著活人好好兒的當鴿子辦起來了？」大約再一箭，姑娘便要施展他那接鏢的手段。早聽得轎旁念道：「伏以：

彩輿安穩護流蘇，雲淡風和月上初。

寶燭雙輝前引道，一枝花影倩人扶。

攔門第三請，請新人降輿舉步，步步登雲。請！」一時兩旁鼓樂齊奏，便聽得有許多婦女聲音圍近轎前，拔了蔥管兒，掀開轎簾兒，去了扶手板兒，卻是褚大娘子、張姑娘帶著一對喜娘兒請新人下轎。姑娘左右扶定了兩個喜娘兒，下了轎，只覺腳底下踉得軟囊囊的，想是鋪的紅氈子。又聽那人贊道：「請新貴新人面向吉方，齊肩就位，參拜天地。拈香，跪，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興。」姑娘起初也不留心他叨叨的是些甚麼，及至贊到那個「跪」字，只覺自己上首有個人哧哧哧的已經跪下了，自己不由得也就隨著他跪下。贊道「叩首」，也就隨著他磕頭。原來姑娘平日也看過《聊齋志異》，此時心裡忽然想起，說道：「怪不得蒲柳泉作《青梅傳》，說那個王阿喜，道是他『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。』這句文章真算得留人的身分，知人的甘苦。敢是這樁事擠住了，竟自叫人沒法兒！」

一時拜罷平身，又聽得人贊道：「上堂遙拜祖先。」那張、褚兩個引著喜娘兒便扶定新人上了三層台階兒，過了一道門檻兒，走了幾步，又聽旁邊仍照前一樣的贊唱兩跪六叩起來。

又聽得贊道：「請翁姑上堂，高升上坐，兒媳拜見。」緊接著又贊了一句道：「揭去紅巾。」便聽安太太那裡囑咐公子道：「阿哥，你可慢慢兒的。」姑娘在蓋頭裡低著頭看著地下，只見眼前來了一雙靴子腳，又見張姑娘一手拈起個蓋頭角兒，一手把著新郎的手，用一根紅紙裹的新秤桿兒，把那塊蓋頭往上只一挑，挑下來。姑娘好眼亮啊！

那時正是十月天氣，夜長晝短，酉未戌初，正是上燈的時候。姑娘微抬了抬眼皮兒一看，只見滿屋裡香氣氤氳，燈光璀璨，那屋子卻不是照擺玉器攤子洋貨鋪似的那樣擺法，只有些名書古畫，周鼎商彝，一一的位置不俗。幾家女眷都在東間。兩旁也擺著幾名花枝招展的丫鬟，也站著幾個服飾鮮明的僕婦。早見公公、婆婆在中堂安了兩張羅漢椅子，端端正正坐在那裡。旁邊卻站著一個方巾襖衫、十字披紅、金花插帽、滿臉酸文、一嘴尖團字兒的一個人。原來那人是宛平縣學從南冒考落第的一個秀才，只因北京城地廣人稠，館地難找，便學了這樁儂相禮生的生意餬口。方才前前後後裡裡外外嚷了這半天的就是他。

姑娘才得去了蓋頭，又聽他贊道：「新郎，新婦叩見父母翁姑。」那時因是老爺、太太坐在那裡受禮，便有陪客女眷把褚大娘子讓到東間坐下。這裡地下鋪下拜毯，安龍媒居中，何玉鳳在左隨著，張金鳳在右陪著，三個人聽著那禮生的贊唱跪拜儀節行禮。

安老爺、安太太左顧右盼，真個是好個佳兒，好雙佳婦！

老夫妻只樂得眉飛色舞，笑逐顏開的連連點頭，只說：「起來！起來！」三個人平身站起。禮生又贊道：「跪。」三個人又齊齊跪下。聽他贊道：「請堂上致詞賜答。」只聽安老爺說道：「你三個人這段姻緣，真是天作之合。玉格從此更該奮志讀書上進，兩個媳婦便要同心理紀持家，一家和睦，吉事有祥，才不負上天這段慈恩、我兩老人這番期望。」安太太道：「你父親你公公這話說的很是。從來說『功名出於閨閣』，只要你們兩個一心勸著他讀書上進，只怕比個嚴些的師傅還中用呢。等他中了舉人，中了進士，拉了翰林，你兩個再一個人給我們抱上兩個孫孫，那時候不但你各人對得住你各人的父母，你三口兒可就都算安家的萬代功臣了。」因回頭合安老爺說道：「老爺，還有一說。今日這何姑娘占了個上首，一則是他第一天進門，二則也是張姑娘的意思。我想此後叫他們不分彼此，都是一樣。老爺想是不是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正該如此。當日娥皇、女英又何曾聽得他分過個彼此？講到家庭，自然以玉鳳媳婦為長；講到封贈，自然以金鳳媳婦為先。至於他房幃以內，在他夫妻姊妹三個，『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』，我兩個老人家可以不復過問矣。」這位老先生真酸了個有樣兒！不知怎的，聽他這路的話兒不覺討厭。

閒話休提，說書要緊。卻說安老爺、安太太說完了話，禮生又贊道：「叩首。謝過父母翁姑。興。」三個人起來。又聽他贊道：「夫妻相見。」褚大娘子早過來同喜娘兒招護了何姑娘，張姑娘便同那個喜娘兒招護了公子，男東女西，對面站著。兩個人彼此都不由得要對對光兒，只是圍著一屋子的人，只得到一齊低下頭去。禮生贊道：「新人萬福。新貴答揖。成雙揖。成雙萬福。跪。夫妻交拜。成雙拜。」兩個人如儀的行了禮。又贊道：「姊妹相見。雙雙萬福。」褚大娘子見張姑娘沒人兒招護，忙著過來悄悄合張姑娘道：「我來給你當個喜娘兒罷。」張姑娘倒臊了個小臉通紅，便轉到下首，向何玉鳳深深道了個萬福，尊聲：「姐姐。」何玉鳳也頂禮相還，低低的叫聲：「妹妹。」禮生又贊道：「夫妻姊妹連環同見。」他姊妹兩個又同向公子福了一福，公子也鞠躬還禮。安老夫妻看了，只歡喜得連說「有趣」，相顧而樂。禮生贊道：「新人新貴行綰結同心禮。」早見華嬾嬾、戴嬾嬾兩個手裡牽著丈許長兩匹結在一處的紅綠彩綢，兩頭兒各綰著個同心彩結，遞給兩個喜娘兒。東邊這人便把這頭兒綰在安公子左手，西邊那人便把那頭兒綰在何小姐右手。褚大娘子便從桌上抱過一個用紅絹五色線紮著口的鑲金寶瓶，交何小姐左手抱著。張姑娘又送過一個拴彩綢的青銅圓鏡子來，交公子右手向新娘照著。交代停當，只聽那禮生念道：「伏以：

一堂喜氣溢門闌，美玉精金信有緣；
三十三天天上客，龍飛鳳舞到人間。

聯成並蒂良緣，定是百年佳耦。綿綿瓜瓞，代代簪纓。紅絲彩帛，掌燈送入洞房。」禮成，禮生告退。

安老爺一面犒賞禮生。早見簷下對對紅燈引路，張姑娘帶著個喜娘兒扶了新郎，擎著那面鏡子，手綵彩帛，引著新娘。新娘抱著那個寶瓶，一步步的隨行。庭前止了大樂，那些樂工止吹著笙管笛簫，彈著三弦，敲著鼓板，口裡高唱「畫筵開處風光好」的一套喜詞兒，直送到游廊東院那所新房去。

姑娘一進洞房，早看見擺滿一分妝奩，凡是應有的，公婆都給辦得齊齊整整。進了東間，但覺燭輝寶炬，香蒸沉檀，翡翠象溫，鴛鴦帳暖。妝台邊倚著那桿稱心如意的新秤，挑著龍鳳蓋頭；兩旁便是那和合離弓，團圓寶硯。這個當兒，安太太因舅太太不便進新房，張太太又屬相對，忌他，便留在上房張羅，自己也趕過新房來，幫著褚大娘子合張姑娘料理。進門便放下金盞銀台，行交杯合盞禮。接著扣銅盆，吃子孫餠餅，放捧盒，挑長壽面。吃完了，便搭衣襟，倒寶瓶，對坐成雙，金錢撒帳。但覺洞房中歡聲滿耳，喜氣揚眉。莫講把何玉鳳支使得眼花繚亂，連張金鳳在淮安過門時，正值那有事之秋，也不似這番熱鬧。

褚大娘子本是淘氣的人，遇見這等有興的事，益發一團精神，有說有笑。一時大禮告成，他便合安公子道：「你的差使算當完了，請罷，外邊吃茶。」公子笑著才出得屋門，只見從外進來了一群人，卻是今日在此賀喜的梅公子、管子金、何麥舟。烏老爺因是奉旨到通州一帶查南糧去了，不得來，打發他兄弟托明阿托二爺來。此外便是莫友士先生的少君，吳侍郎的令姪，還有安公子兩三個同案秀才，連老少二位程師爺、張樂世、褚一官。除了鄧九公、安老爺不曾進來，一共倒有十幾個人，都進來鬧房。內中梅公子本是個美少年佳公子，又最是年輕淘氣，他眼明手快，早劈胸一把把安公子捉住，說：「龍媒，那裡跑？我只問你有多大驢福！有了張家嫂夫人這等一位尤物，也就盡你消受了，『一之為甚，豈可再乎？』如今又按圖求駿，兩美並收。你只顧躲在溫柔鄉裡，外面酒也不給我們斟一杯，茶也不替我們送一盞，禮上可講得去？沒有別的，且把帽子摘下來，讓我打你幾個腦鑿子再講，竟顧不得你那新人怎的個憐卿愛卿了！」

公子羞的兩頰緋紅，只想要跑，那幾個少年也圍上來。內中烏老爺的令弟說道：「你們只看龍媒今日作了新郎，這兩道眉兒，一副臉兒，益發顯得風流俊俏，這大約就叫作『龍鳳呈祥』了！」管子金說：「那裡是『龍鳳呈祥』？我猜不是那『女何郎』給他敷的份，定是那『雌張敞』給他畫了眉！你們不信，只聞他這身香味兒，也不知是惹的花香，是沾的人氣？」

梅公子聽了，便上前按著他臉聞個不住。公子被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這個一拳那個一拳的，鬻的真真無地縫兒可鑽。金鳳姑娘在屋裡聽得真切，只在那裡含羞而笑。玉鳳姑娘卻是不曾經過這鬧房的舊風氣，心裡想道：「這班人怎的這等尖酸可惡！」又不好問得。落後還是老程師爺聽不過了，說：「諸位兄台，不差啥點罷。龍媒大禮告成，也讓他出去見見老爺。」

眾人那裡肯依？張老是向這位一個揖，向那位一個揖，只是討情。還虧褚一官力大，把個公子生奪硬搶的救護下來，出了房門，一溜煙跑了。眾人道：「新郎跑了，我們正好看新娘子去！」

那時安太太合張姑娘早躲在西間，眾人向洞房裡一擁而進。屋裡只有褚大娘子在牀上伴著新人，地下便是兩個嬾嬾、兩個喜娘兒在那裡伺候。兩個喜娘兒是久慣在行的，見眾人進來，便一齊向前攔住道：「各位老爺、少爺，新人辛苦了，免鬧房罷。」眾人也不聽他，一窩蜂向牀跟前奔去。內中一個喜娘是個揚州人，才得二十來歲，倒也一點點一雙小腳兒，他只顧上頭紮紮著兩隻手攔眾人，不防下面不知被那個一靴子腳踹在他小腳兒上，只見他皺著眉裂著嘴，抱著腳嚷道：「噯喲喂，痛煞哉！我的菩薩，怎的這等蠢哈！」

褚大娘子見眾人圍在牀前，忙的橫著兩隻胳膊護住姑娘。

他一眼看見了褚一官，便拿他紮了個筏子，說道：「你也來了？好哇！你們要看新人，只顧看，也是兩條眉毛，兩個眼睛，兩隻耳朵，一個鼻子一張嘴。瞧手不能，我告訴你們，也是十個指頭，可不能一般兒齊。瞧腳更不能，我也告訴你們，拿營造尺量，不夠三寸。你眾位一定要看，也容易，可得豁著挨個三拳兩腳的再去。我這一撒手兒，姑娘可就來了！」眾人一聽，說：「那可來不得！」大家才嘻嘻哈哈一轟而散，跑出去了。

安太太這裡賞了兩個喜娘兒，派人去款待他酒飯，一面叫人要了點心湯來，讓新人吃。又有舅太太給他弄下可吃的東西，一並送進去。安太太便讓了褚大娘子過去赴席。新房只留下兩個嬾嬾同晉升媳婦。因緣緣兒媳婦是三個月的身子，又叫了跟舅太太的婆兒老藍四個人伺候。新房裡頭這陣忙，鄧九公合安老爺在外面早已一壇兒半紹興酒過了手了。老程師爺是喝得當面還席，合衣而臥。一班少年另有兩席，還不曾散。只有張親家老爺只管在席上坐著，卻一會兒這裡看看火燭，又去那裡看看門戶，但有人們沒空兒吃飯的，他便在那裡替他們照料，因此那些家人無不感激他，益加敬愛他，不敢一毫輕慢。

一時內外飯罷，更鼓初交，那些親友也有預先在附近廟裡找下處住的，也有在此下榻的。鄧九公是吃完了飯有他那套步行的工課，繞著彎兒走了會子，便到東書房睡了。安老爺就托張親家老爺招護公子進去，張老把他送到上房。這日舅太太合張太太商量，也都在新房的對面三間住下，為是多個人照料。安太太見公子進來，叫張金鳳先去招護姑娘。

卻說姑娘因是拜過堂的，安太太便不教他一定在牀裡坐，也搭著姑娘不會盤腿兒，牀裡邊兒坐不慣，只在牀沿上坐著。

大家去吃飯的那個當兒，屋裡只有幾個婆兒嬾嬾，姑娘無可多談，且不便多談。曉得乾娘已經過來了，心下卻十分歡喜，便叫戴嬾嬾說：「嬾嬾，你快把娘請來，說我想他老人家了。」

戴嬾嬾道：「姑娘，今日舅太太可進不來呀，明日早起就見著了。」姑娘一聽，心裡想道：「是呀，有這一說呀！只是我此刻急等見了娘，要商量一要緊的話，這句話又不好叫人去傳說。如今娘既不好進來，我又不好出去，事在無法，我只得還是拿定方才轎子裡想的那個老主意罷。」

你道這姑娘有甚的飛簽火票緊要話從轎子裡鬧到此時？他在轎子裡想的又是甚的主意？原來他正為他臂上那點「守宮砂」起見，論起他這點「守宮砂」，真是姑娘的一片孝心苦節，玉潔冰清，想著這世是無意姻緣定了。這話除了他自己明白，平日從不曾給人看過。直到今早，冷不防大家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提親事，姑娘急了，才向大家證明這點東西，以明素志。不想事由天定，人力到底不能勝天，不知不覺不禁不由就被人家抬了來了。此時事過一想，倒十分後悔。自己覺道：「今早千不合萬不合，不合教大家看這點印記！假如我不說明這話，大家斷不得知。如今是揚幡播鼓，弄到人家都知道了，都看見了，倘然這些女眷們不論那一時、那個人提起來，都拉住手要瞧瞧希希罕兒，那時我卻把個『有詩為證』的東西，弄到『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』了。——別人猶可，只這小金鳳兒，雖說我只比他大兩歲，我可合他充了這一年的老姐姐了，叫我怎的見他？再說褚大姐姐又是個淘氣精、促狹鬼，他萬一撒開了一樞我，我一輩子從不曾輸過嘴的人，又叫我合他說甚麼？」

這是姑娘「飛來峰」的心事，直到坐上轎子，才想起來要合娘要個主意，已是來不及了。因此在轎子裡自己打個牢不可破的主意。及至此時好容易娘來了，心中有些活動，所以急於要見見娘，偏又見不著面兒，便覺道一想紅，二想黑，越發把那個老主意拿鐵了。要問他那個老主意，更是可憐！依然是合他們磨它子，打著磨到那裡是那裡，明日再講明日的話。行得去行不去，姑娘卻沒管。只是這位姑娘怎的又會這麼如古今兒也似的呢？他又怎的懂得那「守宮砂」的原由呢？難道他還有那讀史書的學問不成？這話不必這等鑿四方眼兒，他縱不曾讀過史書，難道連《天雨花》上的左儀貞他也不知道不成？

話休絮煩。卻說姑娘正在心裡盤算，恰好張金鳳從上房過來，說：「半日在那邊張羅打發飯，沒陪姐姐，姐姐還吃點兒甚麼不吃？」姑娘此時肚子裡不差甚麼是分兒了，便說：「不吃了。」張姑娘又告訴他今日公婆怎的歡喜，大家怎的高興，鄧九老爺喝了多少酒，褚大姐姐也喝的臉紅紅的了。姑娘倒也合他歡天喜地的閒談。

正談的熱鬧，人回：「太太過來了。」只見太太扶著公子進來。玉鳳姑娘也恭恭敬敬合婆婆說了幾句話，又倒了一碗茶，裝了

一袋煙。太太坐了片刻，便合三人說道：「咱們今日都忙了整天了，大家都早些安歇罷。」張金鳳答應一聲。太太便站起來說：「我過南屋裡找你舅母合親家太太去，你三口兒都不許出來了。」又合張姑娘說：「你招護姐姐罷，也不用過去，我回來也就安歇了。」說著，到南屋轉了一轉，便過上房去不提。

這裡張姑娘便讓公子在靠妝台一張桌兒上首坐了，他姊妹兩個對面相陪。一對新人是不吃煙的，伺候的人送上三碗茶，又給張姑娘裝了袋煙來。公子此時是春來天上，喜上眉梢，樂不可支，倒覺滿臉週身有些不大合折兒。無奈是宜室宜家的第一齣戲，自然得說幾句門面話兒，便合何玉鳳道：「再不想我合姐姐悅來店一面之緣，會成了你我三人的百年美眷。這都是天地的厚德，父母的慈恩，岳父、岳母的默佑，也虧你妹子從中周旋。從此你我三個人須要倡隨和睦，同心合力侍奉雙親，答報天恩，也好慰岳父母於地下！」公子這幾句開門炮兒，自覺來的冠冕堂皇，姑娘沒有不應酬兩句的。不想姑娘只整著個臉兒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張金鳳道：「姐姐，合人家說話呀！」姑娘倒轉過臉來合他笑笑。公子一看，這沒落兒呀！只得又說道：「便是你兩個當日無心相遇，也想不到今日璧合珠聯，作了同牀姐妹。豈不是造化無心，姻緣有定！」

張姑娘道：「姐姐，人家又說了這些句了，開談哪！怎麼發起訕來了呢？」姑娘仍是瞅著他笑笑，不合公子答話。張金鳳怕羞了新郎，只得說道：「姐姐今日想是乏了，大家早些安歇罷。」

說著，便叫兩個嬾嬾燭燃雙輝，香添百合，又叫花鈴兒、柳條兒兩個侍兒在西間屋裡伺候大爺換衣裳，公子起身過去。那柳條兒是服侍慣了的，花鈴兒今日是初次服侍大爺，未免有些羞羞慚慚，不甚得勁兒。

這邊張姑娘便讓新人方便，自己服侍他卸了妝，便吃著袋煙同他坐在牀沿上合他談心。談了幾句，悄悄的在他耳邊又不知說些甚麼，那玉鳳姑娘一一的點頭答應。及至聽到這番悄悄兒的話，立刻把臉一整，便嚷起來道：「噯？那你可是白說了！」張姑娘聽了，兩隻小眼睛兒一閃，心裡說：「這是甚麼話？擠到這會子了，怎麼說白說了？」正待合他再講，公子早從那屋裡換完衣裳，穿著件一裹圓兒，戴著頂小帽子，鞞著雙鞋過來。張姑娘只得把話掩住。

一時，兩個嬾嬾進和合湯，備盥漱水。張姑娘便催新郎給新人摘了同心如意，富貴榮華，都插在東南牆角上。因又囑咐說道：「姐姐，方才聽見婆婆吩咐了，叫早些睡呢。我也睡去了，明早過來給姐姐道喜。」說著，才待舉步，姑娘一把拉住他道：「你不准走！」張姑娘生怕惹出他的累贅來，一面甩脫了袖子就走，一面回頭笑向新娘道：「屈尊成禮。」笑向新郎道：「勉力報恩。」又拱了拱手，向他二人同道：「暫且失陪，明日再會。」說著，便笑嘻嘻的把門帶上去了。

張金鳳這一走，姑娘這才離開那張牀，索性過挨桌子那邊坐下了。公子道：「姐姐，二更了，我們睡罷。」說了兩遍，照例的不理。公子只得用大題目來正言相勸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只管不肯睡，卻不想二位老人家為你我兩個費了一年的精神，又整整勞乏了這幾日，豈有此時還勞老人家懸念之理？」

說了半日，姑娘卻也不著惱，也不嫌煩，只是給你個老不開口。公子被他磨的乾轉，只得自己勸自己說：「這自然也是新娘子的嬌羞故態，我不攙他過來，他怎好自己走上牀去？」一面想著，便走到姑娘跟前，攙住姑娘的手腕子，嘴裡才說得個「姐姐請睡，不要作難」，一句沒說完，姑娘只把腕子輕輕兒的往懷裡一帶，公子早立腳不穩，一個撲虎兒往前一撲，險些就要磕在那銅盆架上咧！只見姑娘抬起一隻小腳兒來，把那腳面一繃，平伸腿往上一挑，早把個新郎擊住了，不曾跌下去。新郎盤槓子似的盤了半日，才站起來，笑道：「怎麼又拿出看家的本事來了？」姑娘到底不作一聲兒，索興躲到挨門兒一張杌子上，靠門坐著。

這邊兩個新人在新房裡乍來乍去，如蛺蝶穿花；欲即欲離，似蜻蜓點水。只苦了張金鳳自聽了姑娘那「可是白說了」的一句話，捏著兩把汗，只恐把一番好事變作一片戰場，打將起來。坐在西屋裡，只放心不下。待要私下走過去聽聽，又恐這班僕婦丫鬟不如其中的底理深情，轉覺外觀不雅。沒奈何，帶了兩個嬾嬾，悄悄地站在窗前聽了半日，不聞聲息，忽然聽得新郎嗤的一聲笑將起來。

你道他因甚的笑將起來？原來他因被這位新娘磨得沒法兒了，心想，這要不作一篇偏鋒文章，大約斷入不了這位大宗師的眼。便站在當地向姑娘說道：「你只把身子賴在這兩扇門上，大約今日是不放心這兩扇門。果然如此，我倒給你出個主意，你索興開開門出去。」不想這句話才把新姑娘的話逼出來。他把頭一抬，眉一挑，眼一睜，說：「啊？你叫我出了這門到那裡去？」

公子道：「你出這屋門，便出房門，出了房門，便出院門，出了院門，便出大門。」姑娘益發著惱。說道：「你噯待轟我出大門去？我是公婆娶來的，我妹子請來的，只怕你轟我不動！」公子道：「非轟也。你出了大門，便向正東青龍方，奔東南巽地，那裡有我家一個大大的場院，場院裡有高高的一座土台兒，土台兒上有深深的一眼井……」

姑娘不覺大怒，說道：「哇！安龍媒，我平日何等待你，虧了你那些兒？今日才得進門，壞了你家那樁事？你叫我去跳井？」公子道：「少安無躁，往下再聽。那口井邊也埋著一個礮礮，那礮礮上也有個關眼兒。你還用你那兩個小指頭兒扣住那關眼兒，把他提了來，頂上這兩扇門，管保你就可以放心睡覺了。」姑娘聽了這話，追想前情，回思舊景，眉頭兒一逗，腮頰兒一紅，不覺變嗔為喜，嬌焉一笑。只就這一笑裡，二人便同入羅幃，成就了百年大禮。

張金鳳聽到這裡，先默默的念了一聲：「我那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礮礮哇！可夠了我的了！」

列公，你看這位姑娘的磨勁大不大？但是那安老夫妻雖然被他磨了一場，到底酬了素志，還得了個佳婦；安龍媒、張金鳳雖然被他磨了一場，到底一慰親心而得豔妻，一被賢名而得膩友；便是那鄧家父女以至終舅太太，或破資財成義舉，或勞心力盡親情，也倒底算交下了一個人，作完了一樁事。只可憐那作《兒女英雄傳》的燕北閒人，這事與他何干？卻累他一九墨是磨滅了，一枝筆是磨秃了，心血是磨枯了，眼光是磨散了。從這書的第四回《未路窮途幸逢俠女》起，被他沒日沒夜的磨，磨到第二十八回，才磨得《寶硯雕弓完成大禮》。咳！百歲光陰有限，一生事業無窮。那燕北閒人果然生來的閒身閒心，現成的閒茶閒飯，閒得沒事作，教他弄這閒筆墨，消這閒歲月倒也罷了，想來他也該作得些些事業，愛個小小聲名，也須女嫁男婚，也須穿衣吃飯。卻都不許他作，偏偏的要他作個閒人。閒人之為閒人，苦矣！倘然不虧這等一磨，卻叫他怎的夜磨到明，早磨到晚？

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。卻說張金鳳聽得一對新人雙雙就寢，才覺出兩隻小腳兒站了個生疼，連忙扶了個人過上房去見公婆。那時褚大娘子合幾家親族女眷都已分頭安睡，只有那為兒孫作馬牛的一雙老人家還在那裡閒談靜候。張姑娘把話悄悄的回了婆婆，他兩老才得放心。張姑娘也就回房，還招護了母親、舅母，然後就寢。

一宿晚景提過，次日便是筵席。才交五鼓，張姑娘便起來梳洗妝飾，也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繡帶翻騰。一切完畢，正要過去請新郎起來，早見公子笑吟吟過這屋裡來，張姑娘連忙起來道喜。公子道：「與卿同之。」又道：「閒話休提，你且給我梳了辮子，好讓我急急的洗臉穿衣，去稟知父母，請二位老人家歡喜放心。」張姑娘道：「正該如此。只是我得張羅姐姐去了，你叫嬾嬾給你梳罷。」公子道：「無論誰梳都使得。」

我見過父母，還要照料照料外面的事。難道我還好照娶你的時候，只作新姑爺，諸事驚動老人家不成？」說著，忙忙梳洗。

張姑娘便過新房去請新娘起來。才一揭帳子，看見新娘早已端端正正坐在那裡。張姑娘先斂衽萬福，說道：「姐姐可大喜了！」只見玉鳳姑娘一把拉住他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今日可斷不許怪我了！回來你還得囑咐囑咐褚大姐姐，你們鬧的這可真不是件事。再要怪我，我可就急了！」張金鳳道：「不是怪姐姐，這叫個牀第之間，不失夫妻姊妹之禮。便是褚大姐姐見了也要道喜的，他如何肯怪你？」說著讓他下了牀，伺候的人疊起被褥。

姑娘正在梳洗，人回：「褚大姑奶奶吃梳頭酒來了。」舅太太那時早已起來，急於要進房看乾女兒，因等個齊全人（齊全人：指父母、公婆、丈夫俱在的有福女人。）踩過門，自己才好進去。見褚大娘子來了，便也同張太太隨後進來。姑娘此時見了娘，倒也沒甚麼可商量的了。只見滿耳朵裡一片叫姑奶奶的聲音，也聽不出誰是誰來。一時看著這些人，雖是這等親熱相關，想起自己父母不在跟前，不覺性動於中，情發於外，一陣傷心落淚；再轉一念，若果然父母都在，今日看了我嫁了這等人家，奉著這樣公婆，

隨著這樣夫婿，又多著這樣一個有情有義同意合心的張家妹子，不知何等歡喜！不由越想越痛，抽抽噎噎起來。舅太太忙勸道：「姑奶奶，今日可哭不得！回來哭得眼睛桃兒似的，人家笑話。」

姑娘聽得人家要笑話了，才止悲不語。大家應酬了幾句吉祥話，張太太道：「我見著姑奶奶了，放心了，我可走了。」

你道他又往那裡去？原來這樁喜事安太太算來算去，只請得出褚大姑奶奶、佟舅太太、張親家太太這麼三位新親來，女家倒占了三位；男家止剩了安太太一位，怎麼算怎麼兩下裡都是單兒。然則安老爺這樣一個舊家，這請不出十位八位新親不成？只因其中有三層原故：第一層，這樁事，安老爺恐姑娘的性兒拿不定，不知這日究竟辦得成辦不成，並不曾通知親友，連日在此住下的，便是自己的內姪媳並本家晚輩，都合舅太太不好同席；第二層，這位張太太論遠近，本就該請他作男家新親才是正理，並且還慮到他作了女家新親，真要鬧到《送親演禮》，打起牙把骨來，可就不成事了，何況他還是啖白飯呢；第三層，從來著書的道理，那怕稗官說部，借題目作文章，便燦然可觀，填人數湊熱鬧，便索然無味。所以燕北閒人這部《兒女英雄傳》，自始至終這一個題目，止這幾個人物。便是安老爺、安太太再請上幾個旁不相干的人來湊熱鬧，那燕北閒人作起書來，也一定照孔夫子刪《詩》《書》、修《春秋》的例，給他刪除了去。此張親家太太見著姑奶奶所以就走的原委也。按下不表。

卻說褚大娘子把姑娘的眉梢鬢角略給他繳了幾線，修整了修整，妝飾起來。大家看了，真個是春意透酥胸，春色橫眉黛，昨日今朝，大不相同。舅太太看他吃了東西，便上上下下花團錦簇圍隨了出來。出門邁鞍子，過火盆，迎喜神，避太歲，便出了那座游廊屏門。

俗語講的再不錯：「是親的割不掉，是假的安不牢。」姑娘此時便一心惦記公婆，想去請安。不想出得那座門，前面兩個引路的僕婦便引了順著游廊一直往後去。走了一會兒，進了一個小院門，才進院門，便聞得有一陣煙火油醬氣。姑娘心想：「怎麼才出門兒就把我引到這麼個地方兒來了？」一進房門，只見一個連二灶上弄著大旺的火，上面坐著個翻開的鐵鍋，地下站著幾個衣飾齊整的僕婦，又有個四十餘歲鮎魚腳的胖老婆子，也穿件新藍布衫兒，戴朵紅石榴花兒，鼓著兩大奶膀子，腆著個大肚子，叉著八字腳兒，笑呵呵的跪下，說：「請大奶奶安哪！」姑娘這才明白，原來是公婆的內廚房。

只見伺候的僕婦在灶前點燭上香，地下鋪好了紅氈子，便請拜灶君。二位新人行禮起來，那個胖女人就拿過一把柴火來，說：「請奶奶添火。」又舀過半瓢淨水來。說：「請奶奶添湯。」

隨有眾僕婦給他拉著衣服，摟著袖子，一一的添好了。姑娘暗想：「往後要把這件事全靠了我，我可了不了哇！」那知這是安水心先生的意思，他道：「古者，婦人主中饋者也。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，連那平釘堆繡紉拉扣都是第二樁事。」所以定要把這「三日入廚下，洗手作羹湯」的兩句文章作足了。

這裡添過水火，張姑娘便請姑娘出來，跟著前引那兩個僕婦，也不知怎的轉彎抹角走了會子，又出了一座正北的角門兒。姑娘一看，對面便是昨日在那裡上轎的那個所在，想道：「怎麼我不曾見公婆，倒又先引到我此地來呢？」只見前面那兩個僕婦不進這座門，卻引了往東走，進了那座大祠堂門。原來昨日是遙拜祖先，還不曾行廟見禮。一進門，早見安老爺、安太太在院子裡肅恭將事的伺候，教兒婦兩個在院子望空先拜過宗祠，然後老夫妻倆領了他們進祠堂叩見老太爺、老太太的神主，算自己帶見之意。行過了禮，姑娘上前問了公婆的起居。安老爺道：「論今日卻不是你回門的日期，既到了這裡，自然該同你女婿過那邊，到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神主前磕個頭去才是。」姑娘答應一聲，隨了大家過去。安老夫妻便先回家。

姑娘到父母神主前同公子磕過頭，自然不免傷感，只得以禮制情，便忙忙的回來。才到上房，便有兩個女人捧著兩副新紅捧盒在廊下伺候。姑娘進門見過翁姑，那兩個便端進盒子來，張姑娘幫他打開。姑娘一看，只見一個盒子裡面放著五個碟子：一碟火腿，一碟黃悶肉，一碟榛子，一碟棗兒，一碟栗子；那一個裡面是香噴噴熱騰騰的兩碗熱湯兒面。姑娘納悶道：「大清早起，這可怎麼吃得到一塊兒呢？」原來這又是安水心先生的制度，就把這點兒吃食作了姑娘的「開箱禮」。

且住，這話益發奇了！便是姑娘娘家無人，不曾給公婆預備開箱的東西，止把鄧九公幫箱的金銀綢緞用些，也充得數了。這位水心先生卻意不在此。他講得是《禮記》上：「古者，婦人之贄，惟榛，脯、脩、棗、栗。」脯，鮮肉也；脩，乾肉也。所以命公子給媳婦裝了三碟乾果子，又配上這兩碟肉脰，就算是玉鳳姑娘見公婆的贄兒，以為必該如此而行，才合古禮。這同前回叫公子抱只鵝去謝妝，是一副板印下來的。

那兩碗熱湯兒面，便是玉鳳姑娘方才添的那一爐子火那一鍋水煮的。但是熱湯兒面又怎麼算得羹湯呢？要作碗三鮮湯、十錦羹吃著，豈不比面爽口入饜些？他講得是：「羹湯者，有湯餅之遺意存焉。」古無「面」字，凡是麵食一概都叫作「餅」。今之熱湯兒面，即古之湯餅也。所以如今小兒洗三下面，古為之「湯餅會」。今日這兩碗麵，保不定還有個「我家的媳婦兒會趕面，趕到鍋裡團團轉」的秘典在裡頭呢！這是安老爺一番考據工夫。

卻說姑娘見公婆家的規矩如此，便先放了筷子，把那兩葷三素的五碟吃食獻上去，擺成一個梅花式，然後捧著面先進公公，後進婆婆。安老爺十分得意，便向太太道：「太太，我們倒要享用他這點敬意。」安太太只不過挑了兩三箸面，夾了一片火腿。安老爺卻就著那五樣佳饌，把一碗麵忒兒嚙忒兒嚙吃了個乾淨，還滿臉堆歡向玉鳳姑娘說了一句：「媳婦，生受你。」

舅太太在旁看了半日，說：「姑老爺，你可恁死我了！也沒說你們二位為這個媳婦兒費了多少心多少事，連個活計也不叫他遞，裏兒栗子的鬧起，請姑娘拜姐來的。我這裡給我們姑娘備了點兒東西。」說著，便叫人搭過兩個小方盤兒來。

一個裡頭是一頂帽頭兒，一匣家作活計，一雙男靴，一雙靱腳兒鞋，兩雙襪子。一個裡頭放著兩個小匣子，一匣是一枝做著聖手摘藍的金簪子，那手裡卻拈的是一個小小金九連環；一匣是一雙汗浸子玉蒲扇。其餘也是一匣家作活計，一雙女靴，一雙鞋，兩雙襪子。便叫姑娘分遞了公婆。安太太見舅母這等用心精細，十分歡喜，說：「這可是個會疼女孩兒的！」

舅太太也笑道：「妞妞手兒拙，也不曾作個好活計，親家太太慢慢兒的調理他罷。」說的大合姑太太的意。安老爺卻是礙於親情，不得不收，心裡還以為事不師古，終非經道。

這個當兒，安太太便把那枝九連環從匣兒上抽下來，就戴在頭上。因叫了聲：「長姐兒呢？」只見走過一個丫鬟來，長得細條條兒的一個高挑兒身子，生得黑黢黢兒的一個圓臉盤兒，兩個重眼皮兒，頗得人意。太太吩咐他說：「你把我那個匣兒拿來。」那丫鬟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拿了一個錦匣子來。

打開，裡頭卻是一枝雁釵，一雙金鐲子。

太太嘴裡正吃著煙，便點頭兒叫姑娘。姑娘走到跟前，太太把煙袋遞給那丫鬟，張姑娘便過來用簪子挑開那匣兒上的繡線兒。只聽太太說道：「我這枝簪子是一對兒，你妹妹磕頭那天給了他一枝，也有這樣一對鐲子。我照樣又打了一對，如今給你。」因說：「你低下頭，我給你戴上。」姑娘便彎著腰低下頭去，請婆婆給戴好了。太太又給他換上那雙鐲子，便拉著他細瞧了瞧手，搭訕著又看了看他胳膊上那點「守宮砂」。可煞作怪，連些影子也沒了！太太十分歡喜，望著兩個媳婦兒，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說道：「嘖，嘖，嘖，真是一對兒好孩子！」姑娘謝過婆婆。

安老爺見太太賞了媳婦拜禮，便滿面正氣拈著小鬍子兒叫道：「來，把我給大奶奶那分東西拿來。」只聽伺候的人大家答應了一聲，抬過一個大方盤來，上面蓋著塊大紅控單。老爺便說道：「媳婦過來。以你這樣好媳婦，我豈不知賞你幾件奇珍寶玩？但今日是你為婦之始，用這些俗物，非禮也。我這裡另有幾件東西，你看看。」張姑娘便撤去那個紅控單。姑娘一看，只見方盤裡擺的是一條堂布手巾，一條粗布手巾，一把大錘子，一把小錘子，一分火石火鏈兒，一把子取燈兒，一塊磨刀石。又有一個小紅布口袋，裡頭不知裝著甚麼。張姑娘從口袋裡拿出來，卻是一個針紮兒裝著針，一個線板兒繞著線。

姑娘一看，心裡說：「這可糊塗死我了！」正在納悶，又不好問。安老爺便說道：「大約你不解這幾件東西的用意。那《禮記》上《內則》有云：『婦事舅姑，如事父母。雞初鳴，咸漱盥，櫛縱笄總，衣紳，左佩紛帨、刀礪、小觶、金燧、右佩箴管、線

纈、施繫表、大觶、木燧，衿纓纂履，以適父母舅姑之所。」這方粗布便叫作『幌』，濕了用洗傢伙的。這塊堂布叫作『紛』，乾著用擦傢伙的。這大小兩把錐子叫作『大觶』『小觶』，是開個瓶口兒匣蓋兒用的。那磨刀石便叫作『刀礪』，伺候公婆吃飯磨刀片肉用的。那火鏈片兒代『金燧』用，取燈兒代『木燧』用，為生火用的。這兩件東西還是從權，論理，那『金燧』一定要用火鏡兒向日光取火，『木燧』一定要用鑽向樹上取火。所以古人春取榆柳，夏取棗杏，夏季取桑柘，秋取柞櫨，冬取槐檀。如今我這莊園樹木也不全，再說遇著個陰天，那火鏡兒也著實不便，所以我才給你備了這火鏈、取燈兒兩椿東西。那口袋叫作『繫表』裡面裝針的便是『箴管』，繞線的便是『線纈』，為是給公婆縫縫聯聯用的。一共九件東西。這是作媳婦的事奉翁姑必需之物。想你父母在日，斷斷給你備不到此，我所以悉遵古制，備這一分賞你。按著古禮，媳婦每日謁見翁姑，這些東西還該隨身佩帶的，只是如今人心不古，你若帶在身上，大家必嘩以為怪，只好通權達變，放在手下備用罷。然而此等大禮卻不可不知。」姑娘只得一一答應叩謝。

當下滿屋裡的人，只有太太支應著回答，其餘親族女眷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，無一不掩口而笑。老爺依然一副正經面孔。再不想這套話倒把位見過世面的舅太太聽進去了，說：「哦，照姑老爺這麼說起來，這不就是咱們如今帶的那個『密鴉密罕豐庫』（密鴉密罕豐庫：滿語，打扮用的手巾。）叫白了，叫他媽媽兒手巾上的那分東西嗎？」

原來這件東西是有出典的。老爺再想不到談了半天，談出這麼一個知己來了，樂得一手拍膝，說道：「然！可見我講的不是無本之談。那『密鴉密罕豐庫』的漢話，便叫作『彩幌』，幌，即手巾也。只是如今弄到用起緙繡綢緞手巾來，連那些東西也都用金銀珠寶成做，這便是數典而忘其祖，大失命題本意了。」

新娘聽公公講完了這篇考據，才一一的接見親族，俗叫作「分大小兒」。第一位便是鄧九公。安老爺親自出去請進來，只見老頭兒腆著胸脯兒，懷裡揣得鼓鼓囊囊的，站在當地，說：「免了罷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如何使得！還得請老兄台坐下受禮。」

說著，便讓他坐下。兩個新人過來行禮。磕到第二個頭，他早起身過來，拉起公子說：「老賢姪，姑爺、姑奶奶都請起。」

夫榮妻貴，子孝孫賢。」說著，便回手在懷裡掏了半日，掏出一個大錦袱子來，打開，裡面是個青玉蓮花寶月瓶，四角有四個孩子單腿跪著扛著那瓶，算作足兒，還有個檀木座子。他放在桌子上，向公子道：「你瞧這個瓶，願你闔家平平安安的。上頭這幾朵蓮花，願他姐妹倆和和氣氣的，再照這四個娃娃的數兒，每人給你父母抱兩孫孫。這件東西有個名兒，叫作『四海昇平』。老賢姪，你將來作了大官，南征北討，給萬歲爺家出點子力，戴個紅頂子，給你老爺子、老太太揚揚名，風光風光，好不好？你可別瞧著這玉情兒不怎麼樣，年代兒有了，這還是我抓周兒那天我老老家給的！願你們三口兒活的比我歲數兒還大！」你說這還要怎麼吉祥！安老爺連忙叫公子合兩個媳婦謝過。安太太也道：「能夠都照九大爺的話就好了。」他道：「一定能！一定能！」說著，出外去了。

這裡舅太太、張老夫妻、褚大娘子都受了禮。舅太太給的是現作的幾件家常衣服，張老夫妻是女兒給備的四半個尺頭，褚大娘子是緙繡領面兒、挽袖襖袖兒、膝褲之類，都送了見面禮。其餘都是平輩，不肯受禮，止彼此一見而已。

外面鄧、張、褚三位是昨日赴過男筵席的了，今日裡面便擺起女筵席來。褚大娘子首席，舅太太二席，張太太三席，安太太末席相陪。公子一一遞過酒，彼此都是熟人，也不用酒過三巡，湯添二道，大家便認真吃起飯來。張太太被大家勸了半日，依然不肯開齋，想他必有所待。吃過了飯，舅太太站起來道：「親家太太，可恕我不能拘那俗禮兒等擺果子了。我可得張羅我們姑爺、姑奶奶的圓飯去了。」說著，便過新房去。

那裡炕上早齊齊整整擺了一桌筵席，舅太太讓安公子、何小姐上面並肩坐了，自己合張姑娘東西面相陪。安公子是前度劉郎，何小姐是司空見慣，倒也用不著十分羞澀，便舉案齊眉，同吃了一頓飯。至此吉禮告成。他三人從此問安視膳，戈雁聽雞；卿繡儂吟，婦隨夫唱。

天下那裡有這樣的人家，這般的樂事？豈還算不得個歡喜團圓？不道那燕北閒人還有大半部文章，這《兒女英雄傳》才演到第三番結束。這正是：

硯待磨穿雙管下。弓須開道十分圓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